# 龍谿王先生全集

申

H. H. MU
CHINESE LIBRARY

#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 雜著

### 先師畫像記後語

先師畫像記出於元宰存齋公官端時手筆先師始以平濠功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誣以持兩端之說竟奪爵公博采輿論參之獨見終始按覆盡破其說使久鬱之功熚然復表於世力扶風規示

之勸厲有補於名教不小先師忠誠懇惻出死力以定大亂不狥形迹不避利害無非自信此心公素信其學知其出之有本非襲取而倖成者也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貪黷奔競以爲身謀不墮於空虛則流於卑鄙汚陋皆由忌者訾毀其學不惟不與其功且并誣其心事使士類昧於所趨無所勸厲其勢不驅入於三者之途不止表其功正欲明其所學以見儒者之作用而示之的此公憂世之心也先師嘗語人曰吾於平濠之後致知格物之學愈覺明徹良知不學不慮天植靈根無間於聖凡

人人所同具但不能實致其知牽泥攙和自滑其靈所以失之大都世間毀譽利害不過一身榮辱一人得喪吾所遭謗搆以黨逆無將之惡名蒙以滅族無辜之隱禍幾微倏儵之際間不容髮若不能自信其心略爲形迹所滯機稍不密則失身根稍不眞則僨事晦而明曲而理種種苦心只好自知自信意之微尠口不能宣而況於人乎此先師動忍增益之實學所操愈危所履愈熟所藏愈密所動愈神吾黨於此可以窺聖之微矣公首以像記授門人呂生需因以視予不肖久辱公交誼此志相應爰綴數語略陳梗

槧壽梓以傳見儒者有用之學亦所以廣教云

## 跋名賢遺墨漫語

廷尉鳳洲世丈出我　朝名賢遺墨一卷示余自學士宋公景濂至賛善羅公達夫凡若而人余展玩再三中有太宰海石公先師文成公書各一紙一宮詹時所作一考功時所作皆眞手筆也其他或識或否知皆非僞或以德義或以勳業或以辭章所尚不同皆一時名世碩儒蓋以人品之高而傳非徒區區以書之工拙爲去留也世丈謂物之可傳也在彼而不在此誠名言也先師嘗論運筆之法運肘爲上運腕

次之運指又次之以虛爲用虛始能運實則不能運也予平生未嘗讀書而頗志於學益不雜學故精恐有所分也昔之人因舞劒器悟運筆意予因運筆悟學道之方彼此所悟大小不同其爲用虛一也智者當知所以自擇矣因世丈索致跋語書以貽之

## 跋徐存齋師相教言

嘉靖歲乙丑春予赴留都同志之會學院楚侗子出示羅寧國所紀元宰存齋公教言一編予得受而讀之京師舊有同志之會邇年以來漸致闕鬱時使然也公首命述職諸司及計偕諸士凡同志者先後大

會於靈濟宮時以直廬不能出屬宗伯李公少宰朱公中丞毛公分主會事冊書程伯子定性識仁二書示衆使之更互究繹錄以就正此其答問語也夫學莫要於見性性者心之生理萬物之原其同體於萬物乃生生不容已之機不待學慮而能所謂仁也此千聖以來相傳學脈先生揭以示人可謂得其要矣是編發明無非此義其曰仁人心也心最虛虛靈謂太公靈謂順應良知者即此虛靈之發見識仁原只是良知自識若說識仁之要在直信良知尚未合一未爲直截簡明精義無二蓋必有事即是致良知即

是全此虛靈之體知得忘與助者良知也勿忘勿助
者致知也此其存之之法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舊
習未除却須存養此心書中分明說破非公洞悟性
宗深識仁體不能爲此言一時風動之機殆遍寰宇
明道術正人心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學之不可不講
也如此公舊得朋於南野歐陽子孚愛最久與聞陽
明先師良知之說契悟最深而又加以深造自得之
益故言之親切一至於此澄然兩忘渾然一體蓋庶
幾之矣不肖入山既深志慵年邁無復有補於世而
生平求友一念若根於心不容自已爰念疇昔受公

敎益非無交之言喜聞盛美樂爲之道偕次一言於簡末固天機神應一體傾慕之情也所願諸同志際斯希有之會務去舊見相與篤志懋學實致其良知盡性體仁以會歸於一始不負公主盟章敎之心共於千聖絕學之傳庶將有賴焉爾

## 私警錄後語

奕之譜畫之粉本皆國工之所不廢然徒譜且粉本已也而於臨枰展素之際顧悠悠焉則罔矣惟儒之於筆記也亦然知乎此則爲妙契疾書爲訂頑而爲橫渠氏之苦心不知乎此則爲續經爲擬易而爲文

中子雲氏之獵名毫釐之辨也李侯生平從事於學不少間斷其發之於政也皆學之餘是以其於筆記也往往從一念之微以至於白晝之顯昏夜之幽盡古今人己之際其得失可否與善可法惡可鑒者靡不條綴而目引裒然成書其門人遂取以鐫而屬予爲之言夫予惟驗奕與畫之原雖不純取譜與粉本以爲衡而亦不能純出於譜與粉本之外今觀李侯之筆記其於譜與粉本也可以稱工矣其在儒也爲張子而不爲楊與王也亦審矣雖然就譜與粉本而求備焉寧無免於意見之爲累而渣滓尚未盡融者

乎此雖不害其終爲國工也而亦未免於入國工而未入神品者之小疵也噫點睛而龍飛懸虎而犬蹶者又何人哉此吾黨所交相警勉者也

## 雲間樂聚冊後語

師相存齋公旣約平泉中江諸公舉城南精舍之會復示予手書曰者領教雖未及詳然使善聽善受一言之下便可入道若持藐藐之心雖終日言無益也此在階輩自用力自解悟而已接引盛情不敢負更祈一言以申警策可謂虛受之至矣譏不佞敢不仰承越中舊有小蓬萊會大都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出

與處而已出則發爲經綸思行其所學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爲康濟思善其身以先細民未嘗無所事事若惟借冠裳假面貌輕肥蕩恣役役終身甘與草木同朽腐名爲士流實則凡夫之不如也可恥孰甚焉申六事之戒示有終也每月會期主人夙具約以辰刻赴會別治靜室焚香冥坐外息塵緣內澄神慮衆中啓請或證獨得或拆羣疑或徵諸六經四書以爲折衷或參諸前言往行以爲楷式或議論稍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待之毋致動氣求勝精神凝翕氣象沖和意超如也旁午就席酒行無算間起緩步

遊目或命題賦詠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溺而忘返文武張弛之道歛而不傷於滯泰而不失於矜只此是學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也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倖致若自己性命我所固有求即得之無待於外世人於不可倖致者念念不能忘於所固有者顧舍之而不知求亦見其惑也已自聖學晦亡人失其本心一種似是而非之學流傳世間倚傍於名義揮霍於氣節以計算爲經世以知解爲通微甚至黨同伐

異自以爲公是非恣情混俗自以爲同好惡兜攬羈
絆不得自由雖在豪傑習陷其中而不自覺其所由
來者漸矣陽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乃生身受命之
靈竅其機只在一念入微使知有用力之地譬之赤
日麗空而魑魅魍魎自無所遁其形也大學之道致
知在格物人人有此良知不由於聞見只是不曾致
得人生在世有喜怒哀樂之情有視聽言動之發有
人倫家國天下之施未有無事之人物卽事也終日
營營只是不曾格得若肯發心眞爲性命隨事隨物
致此良知已是盡了大人之學可不待外求而得也

昔之人有目認他人墳墓以為祖宗非開棺滴血不可得而辨良知是千聖相傳滴血公案眞假毫釐辨諸此而已衛武公年九十尚不忘箴警況吾儕乎凡我同盟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覿見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眞成當面錯過可惜也已自今以始幸相與發箇為性命眞心從事於致知之學時時握其機入其竅眞心以動自見天則使視聽不違其度喜怒不乖其節人倫上下遠近之交不失其宜自性自養自命自立或出或處做箇天地間脫灑光明大豪傑乃不為倖生耳且人生百年只如

倏忽生死如晝夜定知不免孔氏云朝聞道夕死可矣道無生死一念靈明照徹千古生死隨緣不作有無二見可以死者以其放下無復牽帶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也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從前種種世情嗜好未了之心等於夢幻空華便須全體放下攝心歸一幹辦末後隨身一着免致臨期措手不迭同心之願也諸公果能如武公之好學愚也敢忘國士之交儆始信此會之不虛耳

書耿子健冬遊記後語

無欲之謂仁仁人心也良知者心之明覺一體之仁

也伊尹天民之先覺者也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
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體故也而其機原
於一介取予之不苟夫人心無欲則明有欲則昏貪
者欲之滋也惟一介取予之不苟而後能無欲無欲
而後能不貪不貪而後能與萬物爲一體一體者心
之明覺其機自不容已非有所强而然也一塵翳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世之人謂一介不足以累心視爲
小廉曲謹漫然不加之意亦幾於自誣矣苟不識仁
體徒屑屑然取必於形迹之間以自矜飭謂之小廉
也亦宜予讀子健辭值語知子健有志於仁蓋自不

貪始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必如此而後爲先覺必如此而後可以覺人必如此而後爲志伊尹之所志若曰人必大有所貪而後能眞不貪以此易彼尚爲有所強也強則非仁矣夫不容已者仁體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此魯男子之意也伯兄楚侗子廣仁之說使冊而存之用爲考鏡復屬言於予以輔厥志爰走筆貽之雖然楚侗子非漫有所屬也藉以抗法於予有深省焉所謂錫類之仁非耶敢不再拜以受

## 書盧野永思卷後語

予讀盧野永思卷若有以啓予者盧野自幼有志於

學事親以孝稱於宗黨明經歲薦揚於 大廷因念
尊翁東崖君在家亟歸侍養東崖君趨謁選授休寧
邑博未期聞訃而歸痛不能以祿養乃築廬塚旁晨
夕哀毀三年如一日邑大夫錄其行移文銓部而名
益彰茲復以母命起補吾越郡博以予爲有聞謬以
北面之禮相加予雖不敢當而廬野惓惓謙巳好學
之志則不欲以相負也相知者嘉其純孝之行爲廬
野永思卷以慰頌之鄉人黃子同宦遊於越既爲之
序復屬予一言以黼其志予惟虞廷十六字說者謂
開萬世心學之源而其本則在於孝親一念孟軻氏

發其蘊曰大孝終身慕父母言永思也是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廬野子果有志於學卽從一念入微取證便是入聖之基無待於他求也夫孝根于心非可以名覬也稽於行非可以力索也徵于久非可以偶襲也所謂孝者一出言不忘父母一舉足不忘父母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執事不敬非孝也於此自考不忘此一念力而行之以終大業于學思過半矣勉之哉

易測授張叔學

叔學子早年與聞良知之教有志於學中年志分于舉子之習未能專業以需其成慨流光之易邁惕然興懷乃繪象爲隱者之服徵言於予曰益也受教以來學易有年昔人謂五十而學可以無過今年近六十矣業不加修而過日多其於四聖精微之蘊先天後天之旨未免泥于言象茫乎其未有得也魏伯陽氏邵堯夫氏二子皆深於易者也魏有鼎器藥物火候之說邵有天根月窟之說皆謂之深究幸先生明以告我以輔成所志庶不爲幸生耳余惟心之精神口不能宣苟不能超于象外徒欲以言求窺四聖之

蘊不可得而測也無已姑陳其崖略吾子自取證焉
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首列乾坤以發天地之秘乾
陽物也坤陰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陰陽之變也四
象以下六十卦陰陽所變之節也周天之度也故曰
易以道陰陽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近取而得之不
越乎身心兩字而已心即乾之陽也身即坤之陰也
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即坎離之交也神氣之往來即
六十卦周天之法象也寂然不動者先天之體感而
遂通者後天之用寂而感即體而用行焉感而寂即
用而體存焉一也變動周流不可以典要而執思為

而得是故身心之外無學矣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準易爲萬世丹經之祖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以坎離交姤爲火候皆寓言也究其竅妙不出於心息相依之一言心之依息以神而馭氣也息之依心以氣而攝神也神爲性氣爲命神氣渾融性命合一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長生之訣也世之假男女爲鼎器藉採取爲藥物認烹煉爲火候皆邪僞小術非所以評於大道也復者陽之反也姤者陰之遇也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乾陽之盛也而發生之始於復故謂之天根自一

陰之姤積而至於坤陰之盛也而寄藏始於姤故謂之月窟復姤者陰陽消息之機也知復而不知姤則陽浮而根不固知姤而不知復則陰滯而機不圓知復知姤循環無窮天地迴旋陰陽變化邵子竊弄造化之微權內聖外王之學也嗟嗟易學之不傳也久矣自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旨而易道始明不學不慮天然靈竅其究也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良知之主宰即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良知先天而不違天即良知也良知後天而奉時良知即天也故

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伏羲之畫象此者也文王之辭彖此者也周公之爻效此者也孔子之易贊此者也魏子謂之丹邵子謂之丸致良知卽所謂還丹所謂弄丸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乃四聖之密藏二子之神符也世之學者不明良知爲德性之所固有乃以知識爲良知謂良知必由見聞而得是猶病目者不務服藥調理以去其昏翳倀倀然求明於其外可哀也已子旣早有所聞惟在自證自悟握其機窺其竅以終遠業使師門一脈得有所傳方不爲幸生耳余之托於隱也久矣無復有用於世昔人有

云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此吾與予終身相期之志也因書其冊而授之且以爲左券云

## 圖書先後天跋語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講之所使君因偕諸學博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堂晨夕聚處顯絫默悟頗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予蘄予一言以發其旨幷置二冊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義各藏一冊以爲通家傳

世之符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逆則蕩知逆而不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之體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感感以藏寂體用一原性命之宗也順逆相承有無相生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見其炯然者不容以自昧自當從心證悟從身發明以仰成天之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化爲學也使君念之哉

明儒經翼題辭

杜子質篤志好學久從予遊與聞師門宗要其於六經之義博而求之恍然若有所契乃集師說及同門諸君子與夫明興諸先輩之言有契於經旨者裒而聚之釐爲若干卷千聖之學脈若有所待而明也其用心亦艮苦矣梅子純甫題爲明儒經翼貢子玄略旣爲之序而復執以請正於予予聞之師曰經者徑也所由以入道之徑路也聖人旣已得道於心慮後人之或至於遺亡也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故六經者吾人之紀籍也漢之儒者泥於訓詁徒誦其言而不得其意甚至屑屑於名物度數之求其失也流而爲

支及佛氏入中國以有言爲謗不立文字惟直指人心以見性至視言爲葛藤欲從而掃除之其失也流而爲虛支與虛其去道也遠矣予嘗謂治經有三益其未得之也循其說以入道有觸發之義焉其得之也優游潛玩有栽培之義焉其玩而忘之也俛仰千古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所謂學古訓而有獲非耶善學者隨其根器之大小學力之淺深求以自得而不流於虛與支之失其於聖學也庶矣乎爲之詞以遺之

## 華疇記跡題辭

宋處士張公德煥平生敦信義務名節隱居樂道以吟咏自娛别號華疇志存尚友恥於仕元甘爲宋之遺民觀其自書記跡卷可知也處士自爲祭文自譔墓志自囑遺訓要約懇惻不爲綺語幾於達生其崇尚友之志堅不仕之節出之有本非徒意氣激昂而已也裔孫憑苦志力學久從予遊出是卷蘄一言以爲重予讀之知其日履之槩手澤尚存因題數語歸之此張氏傳家之珍自足以重無待予言而後重也

## 法華大意題辭

吾人讀書爲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既得然後細微可

從而理若着意精微墮在瑣碎窠臼裏與義相讐大處反失非善於學者也孔明讀書惟觀大旨曾點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雩之間古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以啓予者太虛爲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見其詞近而旨遠意在掃去葛藤欲人於言前薦取向上一機以悟爲則可謂全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泉月泉讀而珍之經凡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品畧爲詮補付玉徒刻布叢林而索予題辭以道其所因予惟經中大意須從言外悟入譬之因指見月

非執指以爲月也白沙嘗贈太虛有云年來雖闡蓮
花教只與無言是一般亦善名狀若復向疏中覓取
大意非惟失却經旨亦增葛藤矣一以爲人天眼目
一以爲鬼神茶飯讀者善取證焉可也

葦航卷題辭

達摩泛重溟入中國投梁不契折葦渡江處於魏之
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旣曰廓然無聖所證又何
果耶達摩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珠破六宗具十
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了義則前所說之法
尚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叅之神光服勤九年覓安

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勤矣尚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陽和二君歲晚遊戲叢林至虎跑時葦航講師演華嚴鈔發明空假中三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禪律講也心悟爲禪身證爲律口演爲講或依實施權或乘權顯實普應羣品皆屬建化門皈道則一而已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卽空卽假卽中卽一卽三卽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曾說着

一字猶如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繁去道愈遠秖增紛紛葛藤耳二君皆有偈乞予一言弁首號表葦航殆有取於折葦之義故述達摩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翀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

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眞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眞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含煦停育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樞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自訟長語示兒輩

隆慶庚午歲晚十有二日之昏候長兒婦廳簷積薪起火前廳後樓盡燬僅餘庖湢數椽沿燬祖居及仲兒側廈季兒廳事之半賴有司救禳風廻燄息幸存後樓傍榭及舊居堂寢所藏　誥軸神厨典籍圖畫及先師遺墨多入煨燼中所蓄奩具器物服御儲偫或攘或燬一望蕭然古德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以致於此更復何言夫災非妄作變不虛生古人遇災而懼洊雷震恐懼以致福震不於其躬於其鄰畏隣戒也今震於其躬矣豈苟然而已哉不肖安意聖修之學聞敎以來四五十年出處閒忙未嘗

不以聚友講學爲事寖幽寖昌寖微寖著岌岌乎仆
而復興海內同志不我遐棄亦未嘗不以是相期勉
自今思之果能徹骨徹髓表裏昭明如咸池之浴日
無復世情陰靄間雜障翳否乎廣庭大衆之中輯柔
寡愆似矣果能嚴於屋漏無愧於鬼神否乎愛人若
周或涉於泛憂世若亟或病於迂或恣情徇欲認以
爲同好惡或黨同伐異謬以爲公是非有德於人而
不能忘是爲施勞受人之德而不知報是爲悖義務
計算爲經綸則純白不守任逆億爲覺照則圓明受
傷甚至包藏禍心欺天妄人之念潛萌而間作但畏

惜名義偶未之發耳凡此皆行業所招鬼神之由鑒
也
平生心熱牽於多情少避形迹致來多口之憎自信
以爲天下非之而不顧若無所動於中自今思之君
子獨立不懼與小人之無忌憚所爭只毫髮間察諸
一念其機甚微凡横逆拂亂之來莫非自反以求増
益之地未可槩以人言爲盡非也
素性好遊轍迹幾半天下凡名山洞府幽怪奇勝之
區世之人有終身羨慕思一至而不可得者予皆得
遍探熟遊童冠追從笑歌偃仰悠然舞雩之興樂而

志返是雖志於得朋不在山水之間不可不謂之清
福自今思之所享過分豈亦造物之所忌乎固不敢
以胷中丘壑自多也憶昔承乏武選時六科給事中
戚賢等因　九廟火災陳言會疏進賢退不肖謬以
區區爲賢推其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君
德不宜散置郎署所指不肖皆據權位有勢力之徒
時宰方作惡講學乘機票　旨斥爲僞學小人旋加
禁錮稽之往鑑若非　聖世所宜有然在區區則爲
深中隱慝亦不敢以程朱往事叨冒自委也
名爲聖解實則未了凡心名實未副其誰與我所自

信者此生尚友之志與人同善之念孜孜切切若根於性不容自已海內同志亦多以是信而原之愛而歸之或見推爲入室宗盟將終身以性命相許庶足以慰心耳

夫彌災之術有三或强而拒之或委而安之或玩而忘之然而其歸遠矣學貴着根根苟不淨嘗於中而犍於外是强制也其能久而安乎上士以義安命其次以命安義動忍增益以精義也若以爲無所逃而安之豈修身立命之學乎吾人以七尺之軀寓形天地間大都以百年爲期中間得喪好醜變若輪雲特

須時耳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能帶得去皆身外物也倐聚倐散了無定形消息盈虛時乃天道自達人觀之此身爲幻影日改歲遷弱而壯强而老形骸榮瘁且不能常保況倐然身外之物役役然常欲據而有之亦見其惑矣世固有不隨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俛仰千古有足以自恃者不此之務徒區區於聚散無定之形以爲欣慼亦見其惑之甚矣予爲此言未敢以爲能忘亦習忘之道也

因此勘得吾儒之學與禪學俗學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彼視世界爲虛妄等生死爲電泡自成自住自壞

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萬變輪迴歸之太虛漠然不以動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徇物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蔕也修慝省愆有懼心而無慼容固不以數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者大而外化者齊平懷坦坦不爲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亦在於此有識者當自得之

不肖年逾七十百念已灰潛伏既久精神耗洫無復有補於世而耿耿苦心惕然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晩年宗說非敢謂已有所得幸有所聞心之精微口

不能宣常年出遊雖以求益於四方亦思得二三法器眞能以性命相許者相與證明領受衍此一脈如綫之傳孔氏重朋來之樂程門興孤立之嗟天壤悠悠誰當負荷非夫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夫經以明道傳以釋經千聖傳心之典也粤自哲人萎而微言絶六經四書之文扼於秦火鑿於漢儒之訓詁淆於後儒之億測附會道日晦而學日荒蕪千百年於玆矣我陽明先師首倡良知之旨闡明道要一洗支離之習以會歸於一千聖學脉賴以復續夫良知者經之樞道之則經既明則無籍於傳道既

明則無待於經昔人謂六經皆我註脚非空言也不肖晨夕叅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叩請印證面相指授忻然若有契於心儀刑雖遠謦欬尚存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晦師門之罪人也思得閉關却掃偕志友數輩相與辨析折衷間舉所聞大旨奥義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惘予惓惓苦心將有油然而應翕然而相成者豈徒終於泯泯而已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嘗聞之堯舜而上善無盡孔子從心以後學無盡武公老耄尚不忘箴警古人進道無窮之楷式天之所以警懼於我正洗腸滌胃陰陽剝復之機殆將終始尚友之志同善之心而玉之成也苟訟不由中復籍以為文過之囮是重見惡於鬼神也豈忍也哉漫書以示兒輩庶家庭相勉於學以葢予之愆亦消災致福之一助也

## 自訟問答

予既以火災自訟或問於予曰孔子云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難辭也今觀長語是古人未見而

今見之也古人之所難而今反易也何居子曰否不然夫所謂過者無心而致之者也過而自訟不動於意天然之勇也有心則謂之故故斯惡矣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原心之法也聖賢之學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過而憚改斯謂之惡震無咎者善補過也震者自訟之謂過則可以善補而復若夫有心之故則必革而去之而後可以復於善故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譬之寶鼎之實雉膏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爲否必顛以出其否復還空體而後可以無咎此革與復之義也孔子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門

之學惟務求仁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地萬物如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備於吾身無大小無善惡無弗愛也而未嘗有彼我之分較計之私故可以免於惡而過則不能無也仁者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見之更也仰之而日月未嘗有所傷以其無心也今之人昧於自反不能以無心應物認故為過陷於惡而不自知其自恕亦甚矣顏子得屢空之學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惟務自反未嘗得罪於人而人自犯之故曰犯而不校此顏子大勇也若先得罪於人人以橫逆加於我乃其施報之常所謂出乎爾者反

乎爾者也焉得謂之犯有孟之自反而後可以語顏
之不校學之序也孔子所謂未見其殆喪予之歎曾
子追思之情乎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蓄爲外物不以動心似矣若
累朝誥軸列祖神厨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乃
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也子
曰然　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敢不貴
乎昔者孔氏世世有明德三命滋益恭發祥於孔子子
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乃其世德之積慶未必專以
三命存亡爲重輕也於此輕一分便是慢君之心於

此重一分便是徼寵之心此可爲知者道也士夫告身冀以傳後子孫不肖不能自守至有鬻爲衣食之資者所貴果安在哉神厨被爇誠爲不幸古有造室新主之禮宗祠苟完奠主妥靈亦以逭不孝之罪也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葉珍藏一朝灰散固爲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倍宜嗇養況別有用心處非復守書冊記故事之時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所讀何書魚兔苟獲筌蹄可忘於此參得透放得下得其不可傳之秘六經亦糟粕耳先師墨寶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爪也愛惜之意豈與人

殊因念至人心畫原從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不能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有得其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得其髓何惜其他若徒以爲墨妙襲而珍之則與玩器等耳奚足多哉

或曰先朝僞學之禁遭此者爲伊川晦菴主此者爲章惇韓侂胄善惡較然不待辨而知也嘉靖初年時宰忌陽明夫子之功并毀其學嗾給事中章僑等論列指爲僞學出榜行禁中年時宰作惡講學乘機復有此舉師友淵源共罹學禁人以爲異此等名號豈聖世所宜有章韓何人甘心效之可謂不自愛矣元

祐之禁表章於慶曆之朝乃者言官建白頌其功弁辨其學賴聖明賜允世襲封爵且議從祀千載一時正在今日子不惟不以爲幸反若有所深懲者豈人情乎予曰道之行止學之顯晦幸與不幸自有天數此主持世教之責非吾人所敢與知竊念人之爲道非僞則眞非小人則君子間不容髮吾人欲求爲眞君子必有不愧屋漏之功而後能及此今固欲學而未之能也　明旨所諭深中隱慝所謂揚於王庭正吾黨震懼修省之時誠不敢以往事自解也

或曰子以災變之來由行業所招似矣何至自訟以

爲欺天妄人無乃過爲貶損抑將以此示教云爾也予曰不然禍莫大於包藏惡莫重於欺妄明白顯露可得而指者謂之陽惡潛伏曖昧不可得而指者謂之陰惡陽惡根淺而禍輕陰惡根深而禍重欲與造化爭巧尤鬼神之所忌也惡有陰陽善亦有陰陽爲善於人所見者陽德也爲善於人所不見者陰德也根之深淺福之輕重各以類應不可誣也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吉凶禍福存乎一念之順逆無不自已求之者夫天道至察不可欺徒自欺耳人心至神不可妄徒自妄耳非自欺則爲自慊非自妄則爲

自誠善惡之機間不容髮世人不知自反昧昧焉肆爲欺妄辭福取禍而不自覺反以予言爲過情弗思耳矣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藏身之恕也古德云自已無縛方能解人之縛教人之法亦反求諸已而已非可以言說喻也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言爲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術不明交道日衰世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爲善者懼可爲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士人謗先師以爲雖講道

德只做得功名之士先師聞之曰此士人非謗我乃見稱也古之人志於功名則不動心於富貴子雖日講聖人之學少有不謹墮落富貴之念或時有之况功名乎葢其心尚有所未能信也自信此生决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决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不肖今日自反亦若是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豈敢以爲謗而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未免以彌縫毀譽爲是非故迹易疑交道日衰相與者不肯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

此誠可爲世道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爲貪謀事不中而不以爲愚戰敗而不以爲怯受辱而不以爲無恥葢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毋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哉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不敢以此望於人人也

或曰名者造物所忌子之名重海内同志宗盟今日之變或者天將以此示裒益之道也予曰有是哉名爲實賓況名實未副尤造物之所忌也故聲聞過情君子以爲恥如恥之莫如務實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易大畜畜之厚謂之畜德以篤實也小畜能畜而不能久謂之懿文德其猶有爲賓之意乎觀此可以知學易寡過之義矣

或曰山林行業異於市朝所享過分亦以爲罪何也予曰嗟嗟何言之易也山林市朝窮達異名古之人達則爲卿爲相得君行道澤加於民窮則爲師爲友修身以見於世由所遇之時不同禍福非所論也前云山林淸福特世法論耳若論世法山林之罪過於市朝積閒成懶積懶成病積病成衰始於因循終於墮落吾見亦多矣不肖固折肱於此者也若論世法

朝市之罪更過於山林詩云惟君子使媚於天子媚於庶人若非爲上爲下坐享榮貴洪福受盡會有銷歇之時只如　先朝時宰得君二十餘年不可謂不專且久苟存心於上下相業可以立致父子濟惡招權納賂銷殘士氣浚竭民脂四海受其荼毒生前享盡榮華死無葬身之地譬之覆錦於穽方其蹈錦之時已履禍階但世人行險機熟只顧眼前懵然視之不自覺耳世間號爲豪傑卓然思以自立者身履亨途容辭修雅終歲凞然恃爲可久若非究明生死來去根因縱使文章蓋世才望超羣勲業格天緣數到

來轉眼便成空華身心性命了無干涉亦何益也

或曰箕疇以富壽康寧爲福果何謂也予曰富壽康寧其機在於攸好德舜有大德故祿位名壽可以必得被袗鼓琴若固有之一毫無所加飯糗終身亦一毫無所減以其能忘也譬之萬斛之舟百鈞不爲重一羽不爲輕其所受者大也吾人薄德寡緣一切富貴名壽未免得此失彼如昔人齒角之喻不能全享省得一分紛華生得一分福慧譬之小舟不能重載苟不量而受必有覆溺之患葢未明於消息盈虛之道故也

或曰求法器所以傳道闡奧義所以傳經經傳道亦傳也此誠良工苦心其殆吾黨之思刪述之意乎予曰非敢然也白首窮年無復有用於世師門宗說幸有所聞會須服爲終身行業學莫善於得朋功莫切於好古求以輔吾之志徵吾之學庶幾無負於初心云爾良知者本心之靈至虛而寂周乎倫物之感應虛以適變寂以通故其動以天人力不得而與千聖相傳之秘藏也世之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憑虛滯寂不足以盡天下之變未免泥於典要涉於思爲循守功發以爲學而變動感通之旨遂亡漸漬

積習已非一朝夕之故今日致知之學未嘗遺典要廢思爲但出之有本作用不同不膠於迹天則自見是眞典要不起於意天機自動是眞思爲古今學術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求友者舍此更無法器可得談經者舍此更無奥義可窺但世人聽得良知慣熟反生忽易不以爲恒言則以爲異學轉輾支離將眞金作頑鐵用爲可惜耳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爲言殆爲常人立教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爲而爲恐不專以禍福爲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

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眞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

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 天心授受冊

天心精舍門人陸生光宅所建後爲尊師閣以予久從陽明夫子頗能傳其晚年精義謬以北面之禮屬予羣集四方同志共明此學其志可謂遠矣又念羣處泛聚未免玩愒無歸擇其中質粹志貞終身可信扎者八人相與焚香對越定爲盟約而吾兒應吉與焉出處顯晦遠邇聚散無常此志相應務期不渝復屬予一言以輔遠業夫致良知三字吾人保命之符

精微潔淨不以一毫見解意識攙入迺是日用本領功夫但吾人凡心習氣未易融化明道見獵之喜十年未忘不可不懼也諸友既定爲終身之盟務須略去形骸赤心相與見有凡心未除習氣未消各宜隨時規勉或制於初或防於漸共置此身於無過之地方爲潔淨精微之實學今日之盟不惟諸友以得所歸依爲喜予亦深藉諸友以得所考證爲幸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惟在共進此道各各自盡其心而已此心之靈各各完具無有授者無有受者一切煎銷凡習迺其助道資糧本靈之心原未嘗

有所增損也古人謂父子兄弟不責善以責善歸之朋友者爲不同志者言也若文王之於周公明道之於伊川卽父子兄弟爲師友家庭唯諾尤一毫躲閃不得此志苟同千百年之遠尚得相應志苟不同堯舜之於朱均亦徒然耳予晚得友於與中選擇同心共紹宗傳此學深爲有賴復得吾吉兒與盟欲以繼吾之志尤吾之大幸也今此同盟僅得八人據見在所推擇然非以此爲限也昔者孔門四科傳道之曾不與將來果有卓然自立者繼入此盟愈多愈善此八人者脫或狃於所習始勤終怠不能自立卽係敗

盟之徒且將鳴鼓而共斥之不得以私心阿所好也不肖謬爲盟主托於諸友之上尤有懼心所望不忘箴儆共成交修之益此固一體之情也爰書以爲左券

## 盟心會約

予覽盟心會約數條見諸友此生任道苦心樂虛受銳交儆懲小就且切切於原流授受可謂知所重矣末致嚴入會之條尤見謀始苦心愼選嘉種不使狼莠厠於其間正以保終也必如此而後此會爲不虛舉必如此而後此學爲有足徵不肖謬爲盟主聊存

餼羊以表諸友信心豈敢傲然自是不取啓助之益閣中跪起數語欲予嚴立師道滅緣惜神具見同心至愛古云師嚴然後道尊所謂嚴者反已愼終警戒恂慄以身爲教用致敬學非徒容色莊嚴之謂也不肖性頗夷略朋類易親過於任率漸流和混誠則有之此亦氣質未化之病古云心之精神爲聖不肖年幾七十精神向衰誠宜愛惜保聚乃爲愛人心切或致牽情過於潑撒而不自覺者自今以後一切應感務爲簡約終身打併幹辦一路無復紛於外膠所謂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不敢不自勉也

冊付應吉兒收受

陽明夫子倡道東南傳千聖學脈予聞教悟入超然遐覽自謂可以立躋聖地悠悠歲月四五十年來徒抱空志業不加修而過日增誠爲辜負此翁今老矣海內同志聞風興起無慮千數百人眞心爲道者亦未多得與中建立天心精舍羣聚來學據所見在得同心者八人而吾兒與盟其間予喜而不寐者連日吾兒生時有奇兆從幼有遠志向因舉業相纏尚不免有等待心今既專志向道不爲妨奪區區科第特其餘事予此生更復何望然此非一時意興所能承

嘗氣魄所能支撐知解所能湊泊須辦個决烈綿密久遠之志日求精詣時時從眞性流行念念弗忘以紹承千聖一脈之傳毋若予過時而悔方爲幹蠱之子豈特爲一家之瑞天下後世尚將有賴也汝兄斌兒資頗頴才亦能辦但不免爲世習漸染意向起倒性情頗欠和平無翻然出世之志從違進退只在一念轉移之間若得機緣相觸自懲自悟兄弟同心一變至道孰得而禦之此尤吾之所望未知吾家福緣更何如吉兒既信此學晨夕相觀當有薰蒸之助明道伊川亦是人做莫將好勾當讓與前人予得爲程

大中尤有光耳勉之勉之

冊付光宅收受後語

與中任道之志甚銳親師樂友力肩千古終身可信其無他於此學亦煞有見但尚有欲速之心頓悟之想此件事不是賭性氣做的旣立定千古之志循序安分綿綿密密耐心做將去譬如登高大槩望見些子會須從卑處起腳步步耐心行將去絕不可作高山想腳頭到來自有超然絕頂俯視之期見當自別欲速則反不達急於求悟則反成迷此是有志者通病與中振起一方是諸友様子相觀相養共進此道

不患不到泰山頂上也

冊付炯德收受後語

粤自哲人云萎儀刑日踈與緒山子洎鄉中諸同志深慮師門寡助並軀衆挽岌岌乎什而復與緜延以至今日僅存一線所望後輩朋與纘承墜緒何異渴之求飲晚得友於華升質性溫怡志求向往鑚研修證不爲無見但未離見解尚滯言詮氣微失之於弱未得全體透露今既與此心盟擔荷不小果信得良知過時只從此弁力深造以究大業勉勉緝緝各充其量志當日强見當日遂大業當日遠更無别路可

尋討也

冊付丁賓收受後語

禮原資性敦茂少年發科即有志於古道不肯以俗套自埋没及聞良知之說志益自勵求所以爲學之方予曰致知之外無學矣良知者是非之心其機存乎一念發一念而安即是是發一念而不安即是非安則必爲之舉世非之有所不顧不安則必去之得盡便宜有所不爲方爲實致其良知方爲自慊方能出得俗套禮原信之不疑時時請事以求日新之益可謂勇矣惟久處天心共證遠業方不負初志耳

冊付養眞收受後語

復之自㓜有志於學與儀卿相友善及聞致良知之說恍然若失歘然若以爲未竟也遜志以求日若有省以此心未得所養請問操心之法予曰操是操練之操非執定把持之操也良知者人心之靈體平旦虛明之氣也操心卽是致之之功操則存者隨時隨處練習此心復其本來活潑之機而已不操則便泥於時滯於方心便死了故謂之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指本來眞體示以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只此便是常存他虛明體段只是養心之法

試以語諸儀卿固交修之助也

冊付夢秀收受後語

繼實自幼從父瑞泉從予遊見其志趣翀雅頗授記之已而出入紛囂淳朴漸散雖此志未變墮於因循者若干年今年春仲赴會天眞遂相攜歷天心涉雲間與諸友聚處相觀法深懲向來悠悠之病惕然自奮與諸友結爲天心盟約有終身擔負之志可謂不忘家學矣繼實天資沈泥微少疎爽特達總是致知工夫未得圓融然亦只得安分做漸修漸證勿求速悟久久自有透脫時在譬之掘井及泉原非外也

冊付雲鳳尚袞收受後語

予觀天心同盟八人紀壽元補及吾兒應吉皆新發心行者因與中許可予不欲阻故與其進吾兒向道之志頗切尚少堅凝勉之可望也紀壽根脚未淸氣尚浮動元補躉雖激發尚涉意興皆未可以保終其責全在與中爲之護持時相勉惕使氣日沈意日懇行持日密同志信之益有所興起方不負此一番承當萬一少有差跌人將指爲兒戲阻截向善之根深可懼也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金波園中連日聚處應酬見汝精神尚多散緩未有歸着因舉傳習録中戒愼恐懼亦是念之說以諭之夫今心爲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啣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罔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卽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證不作些子滲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

事時主宰常寂自不至逐物無事時主宰惺惺自不至着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冷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充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爲障礙纔欲覔靜謂之守靜塵非眞靜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彀率則非善教矣途中可將一切紛擾習心併歸一念只攝取傳習錄及會紀晨夕展玩體究字字句句反覆入心到得精神平滿時天下事自當迎刃而解無俟安排也此予一生料理學而未能濱行叮囑之言念念不

忘於懷南還時更須有以復我只此是學只此是孝無若伯魯之簡可也

北行訓語付應吉兒

汝此行應試途中朝夕起居須慎動弗妄作勞讀書作文之暇時習靜坐洗滌心源使天機常活有超然之興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此是日履課程讀書時口誦其言心繹其義得其精華而遺其麤穢反身體究默默與聖賢之言相符如先得我心之同然不爲言詮所滯方爲善讀書作文時直寫胷中所得務去陳言不爲浮辭異說自然有張本有照應有開闔

變化成章而達不以一毫得失介於其中方是善作
文此便是見在感應實事便是格物致知實學便是
誠意實用力處讀書如飲食入胃不能遊溢輸貫積
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如寫家書句句道實事自有
條理若矜人寫書周羅浮泛謂之綺語於此知所用
心卽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第一以攝養精神爲
主胷中常若灑然不掛一塵戒欲速欲速則不達業
次反無頭緒進場十日前切忌看書括弄文藝反將
精神潑煞時時安閒靜默以無心應緣息思慮寡嗜
慾則神自清薄滋味禁躁妄則氣自和優游含育如

不欲戰北海之珠得於象罔只此是學積深而發自裕心明而藝自精臨文沛然一瀉千里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乃分內勾當也此予巳試之方切宜勉之世人多以酒肉厭飫為養縱情昏睡為樂汨神亂氣反傷其活潑之機非徒無益害有甚焉且心不可以二用若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倉皇應酬寧有佳思此世人之通病也切宜戒之人事不可不盡得失遲速有數存焉象山所謂務正學以言豈必皆天命之所遺主司之所棄安以待之不須將迎意必徒放心耳此為吾兒

舉業開此方便法門若大丈夫立遠志崇大業此身自有安身立命所在眼前區區得失非所論也

遺言付應斌應吉兒

我平生得箇恕字受用持巳待人兩無妨礙恕便是保命符人心不平責人常過反巳常不及便是不恕自聖學不明人人失其本心世之所謂道誼者未免從功利起根道誼裝綴枝葉耳雖在豪傑非超然自信本心未有能脫其窠臼者莫親於父子莫密於兄弟父子兄弟之間不從一念獨知處覺照名爲道誼只了得功利作用此是千百年種來根子前所謂恕

之一字便是我一生受用工夫兒輩若信得及不但做人雖作聖工夫亦始於此應斌性頗警直應吉性頗和敏皆未能脫功利窠臼若善用之可免惡道師門致良知三字人孰不聞惟我信得及致良知工夫徹首徹尾更無假借更無包藏掩護本諸身根於心也徵諸庶民不待安排也眞是千聖相傳秘藏舍此皆曲學小說矣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是吾體貼出來吾於良知亦然此知常惺不昧反觀內照自有許多未盡善處無瑕責辨他人所謂强恕而行終身無礙之道也我平生詩文語錄應吉可與張

二舅蔡前山整理中間有重復者有叙寒温無關世教者俱宜減省或量為改易務使精簡可傳毋尚繁侈所有天眞祠宇產業是先師眷念棲神之所我一生精神經營在此今皆廢毀思之傷心已再三叮嚀趙麟陽世丈侯蕭兌隅軍門到任借重一言必有興復之意且瑞樓亦將回家可與商確懇促共成弗失機會應禎早世無嗣長婦寡居應斌又未生子應吉可將長子繼晃過房為應禎後以嫡繼嫡情理俱順向已議及尚未舉行可即告廟行事庶寡婦有依幽靈有主我心方自慰也我身與太虚同體自去自來

原無牽掛勿以我穀食能進望我久住去來如旦暮呼吸之間便成別境但應斌官遊遠方不及相見彼此亦未能忘情耳兒輩得出身仕途我非不喜然非我深願更須將學問理會發箇必爲聖賢之志以父子兄弟爲師友立定脚根檢飭收攝勿爲種種世情緇染汩沒坦然平懷謙恭和順勿作掩藏計較利巳妨人伎倆方是一生受用處卽便是善繼善述之孝也吾所言特其梗槩百凡言不能盡在兒輩心體之而巳老翁龍谿書付應斌應吉兒作座右銘

若贊先生像贊也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强才于于而若拙識混
混而若藏處世若汙若潔聞道若存若亡即其見若
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充其量若將俯視萬物
而不異尋常壺丘幻身若且示之天壤方臯神相若
或眩於驪黃

## 黃松軒像贊

君之貌頎而長君之德晦而章君之壽祺而康耄年
服寵爲國之光生於商山老於商山殆與黃綺而頡
頏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雜著

陸五臺贈言

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良知者不學不慮存體應用周萬物而不過其則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人心之體全無不善動於意始有不善一切世情見解嗜慾皆從意生人之根器不

同工夫難易亦因以異從先天立根則動無不善見解嗜慾自無所容而致知之功易從後天立根則不免有世情之雜生滅牽擾未易消融而致知之功難勢使然也顏子不遠復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便是先天之學其餘頻失頻復失則吝復則無咎便是後天之學難易之機不可以不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舉世寥寥高者蔽於見解卑者溺於嗜慾反覆相尋葢千百年於兹矣自陽明先師倡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千載不傳之秘始有所續寖幽寖昌寖微寖著信而覺者殆遍海內亦可以見人心之同然機之不容

自巳者矣五臺子天性剛毅家學淵源當事以來銳意擔荷以千古豪傑爲巳任譬之神駒騰空莫可羈束邇者羣瑫見忌得遂遵養動忍增益以培大順之基知有所待也不肖趨會天心連床合併方以狃於所勝爲戒將益精所詣從事於先天之學世情見解一無所汨於其中嗜慾非所與論也奮毅邁往之氣日抵於和平見巳之過而不見人之過見分所當盡而不責人以所不能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非耶不肖恃通家之雅不欲自外於知巳漫書數語用致鞭影之助云爾

趙麟陽贈言

麟陽趙子質和而毅素有志於性命之學臺端孤鳳以直道鳴於時遵晦既久蓄極而通茲受　天子簡命以御史中丞總憲南臺世方以桓典之馬朔州之鷹目之未足以觀其深也趙子之志終始於學吾黨相觀而摩亦不能外此別有所規頌也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尚依識神融解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得生死毀譽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汚也愛榮者

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潔孰汚之本無榮孰辱之直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泉溥博是眞融解恂慄威儀是眞莊嚴是非獨往獨來超然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丹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葢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其竅不出於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

命譬之明鏡照物鑒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斂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予於趙子此生以性命相期同心之言不以頌而以規贈處之義也

## 陳體時贈言

予方臥病龍山陳子體時以念菴子折簡爲贄訪予山溪草堂念菴述體時於憂患中有所悔悟蘄有以振之予因與之遊處浹旬知其從遊東廓南野諸公之門最久聞諸公之言最熟其於問學之大旨殆亦了然不爲無所見及詢其受患之由乃或出於動氣

泥於求勝之過且或徇於名義以毀譽爲是非往復較計在我有以致之而未可盡以歸咎於人也君子之學貴於自反乃能有得非寧神專志直心以動者不足以語此密觀體時之所行持其神尚有所未斂其志尚有所未一應感酬問之間尚涉依倣卜度未能盎然以出之是不可以不深省也夫神未斂則氣易以動志未一則勝心易以乘卜度依倣則名義之間適足以爲眞性之障而徒欲以區區虛見襲之譬之杯水以救車薪之火吾見其難也巳動心忍性所以增益困衡徵發然後能作且喻所謂生於憂患者

是矣體時試反而求之所增益者何物所作而喻者何道疇昔之所行持未能斂未能一未能盎然以出者何事其於諸公之言不徒領其大旨而務求入其精微斯所見方實所悔悟方切省諸一念之獨知眞是眞非方有㶁然不能遁其情矣予不肖不足以振予而千里就正之情與念菴子請命之意則不可以負姑爲言之若是念菴與予行將有遠遊之期體時果能操舟以從更將有以証予且致予之交修也

南譙別言

相違二三年茲來南譙得與諸君相會聚觀諸君意

味堆堆未有所發二三年間作何勾當向來承領話
頭作何行持僕誠不肖無足爲諸君倡然諸君亦未
肯自愛覿體相違兩成辜負心竊憐之間與諸君商
及舊學見諸君憤然内愧惕然若復有所興起又知
諸君之有意於不肖也即此興起正是善端之萌會
須乘此端緒速與下手弗令間斷古人之學全在緝
熈始能底於光明若復堆堆度日後來光景無多聚
散益未可期却恐竟成辜負耳吾人本來眞性久被
世情嗜慾封閉埋沒不得出頭譬如金之在鑛質性
混雜同於頑石不從烈火中急烹猛煉令其銷鎔超

脫斷未有出鑛時也吾人學問不離見在諸君旣業舉子只此舉業便是對境火坑種種得喪利害世情盡向此中潛伏倚傍本來眞性反被凌轢晦蝕古人云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富貴而悅此正諸君臨爐交戰時也夫舉業讀書是與千古聖賢上下議論以求印證觸發原是樂事乃被世情攙和牽纏奪志勞神翻成苦業非是舉業辜負人人自辜負舉業良可慨也此等處猶爲粗迹縱令脫去舊習專心在冊子上理會只此讀書一事爲義尤精不可以不辨也吾人讀書譬如喫飯須令滋味消化遊液灌漑

方能益人若徒務貪多食而不化久久積滯翻成食痞豈惟有乖攝養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矣僕以不肖之身每勞四方同志動念茲來同南玄丈相與及旬晨夕觀摩自謂受益不淺間有質言丈亦不以爲非且自悔尚涉意氣未能徹底綿密方圖永事以收桑榆之功其所望於諸君相與求助之意亦復不淺夫眞金只在頑石中然指頑石爲眞金何啻千里眞性離欲始發光明眞金離鑛始見精采諸君於此果能信得及便須乘此悔愧之萌及時修省緝熙弗懈使眞性時時發用流行不復爲世情之所蔽蝕方爲

戰勝者肥耳然而學病虛言喻惟從好則不肖之與諸君煞宜努力異時再見無復堆堆庶不竟成辜負也

水西别言

今日會中諸友先須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各安分限從見在脚跟下默默理會循序而進弗崇虛見蕩滌凡心消融習態一毫不與葢覆包藏諸儒淺深弗與稱量二氏同異弗與辨别論議未合更須遜志虛心互相取益毋得動氣求勝一念靈明時時著察教學相長實修實證弗求速悟水到渠成自有逢源時在

求悟之心反成迷也臨別諸友請留一言爲去後之警聊述連日相證諸說列爲數條凡我同盟弗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時時紬繹用爲緝熙之助亦銘盤之義也

人之有志譬如樹之有根一切栽培灌溉無非有事於根吾人一切考古證今親師取友愼思明辨無非成就得此志卽栽培之意也故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爲學之序不循分限希慕高遠徒長虛見何益於學昔有人衆中論學謂學須希天

一七人從傍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學希士所謂士者有恥有爲其次稱孝稱弟又其次必信必果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願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有警此即虛見之爲祟也

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態不與蕩滌掃除包裹藏匿如將污濁留於淨器中後雖投以甘露亦變成惡水葢源頭不清到底無超脫時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未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其所未至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

庸慎獨無動靜諸說學問毫釐煞有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示人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在初學尤須深戒

二氏之學雖與吾儒有毫釐之辨精詣密證植根甚深豈容輕議凡有質問予多不答且須理會吾儒正經一路到得徹悟時毫釐處自可默識非言思所得而辨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無隱顯語默與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終

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麼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凡朋友講學時有同異不妨自反默默虛懷相証庶爲取益若有一毫執見不肯相下甚至動氣求勝縱見得是已失爲學之本矣切須戒之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眞血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

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諸友勉乎哉

別言贈梅純甫

千古經綸之術雖至位天地育萬物所以感應之機不出於喜怒哀樂四者而已故君子之學本諸性情中和而其要在於慎獨獨知者良知也良知者通徹天地發育萬物立此謂之大本行此謂之達道致良知即是致中和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非兩

事也若不務理會性情纔在氣魄才智上承當湊泊能心勝見紛然而起總使崇飾事功銅耀一世到底只是漢唐以後作用與聖人經綸手段何啻崐瑜燕石不可不察也伯夷伊尹柳下惠皆古聖人孟子以爲不同道其所願學迺在孔子何也孔子異於逸民自謂無可無不可然則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此千古聖學毫釐之辨吾人誦法孔孟將焉取衷哉爲學須得機要方能時動而不滯若不求悟入漫然欲從見解承接過去所謂有可有不可者固泥於思爲典要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亦未免流於猖狂傲睨非

所以立大中而循天則也
顏子沒而聖學亡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傳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何也喟然一歎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悟後語譬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於善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爾卓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之後無虛無實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眞見也曾子孟子雖得其宗猶爲可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

悟微涉有迹聖人精蘊惟顏子能發之觀夫喪予之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之曰聖學亡未爲過也吾人從千百年後妄意千百年以前公案何異說夢但恐吾人不能實用其力以求覺悟又增夢說矣

每予過西水遠近同志趨會者無慮數百人其於愼獨中和之旨與夫道術人品識見學力之同異每每及之雖未能盡有必爲聖人之志要之皆可與共事者宛溪子鄉之白眉同志素所歸向出處離合時有不同終當有稅駕之日曾無君子斯焉取斯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子歸會同志試以此參之

若顏子之所悟曾子孟子之所學得箇入處道術自正人品自高識見自大千聖經綸事業可迎刃而解也

別言贈周順之

粤自水西之别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兹今年秋順之褁糧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求所以請益因與探禹穴躋龍山沿迴鑑湖之曲覓梅隱之故墟尋蘭墅之遺跡徜徉浹旬相觀彌切而順之依依默默若超然於名利之外不以所履者爲已足而以其所造者爲未至方自視欿然也復送之西遊延訪隱淪將窮

三江五湖之勝翹然遐覽寄興益幽蓋非徒區區山水間而已也出關止宿於湖墅山房偶舉教典名利行道四不住之說若有以啓予者夫不住於名利者豪傑之所能不住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猖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爲千百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爲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求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况於行乎而又况於道乎順之天性綣毅恥累於習染志於聖學者有年行履卓然已有聞於時而且過爲

貶損引慝歛然以未得聞道爲憂是豈直不住於行其於道也蓋亦幾矣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卽而非以形求若可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求則爲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爲忘知之知非以力強則爲忘力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況於住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薰炙蒸淫乎心髓循景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之際未免矯揉持飾顧忌調停出於有所爲

而爲者皆習染之爲累也向在水西亦曾言之兩年之間作何體會若非深察而默爲之證所謂超然者未免終涉於典而歆然者終未能有以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爲則以遣累爲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眞得眞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予不肖妄意聖學葢亦有年因循受累業不加修而道日遠多過以來頗知省惕思以求入於悟而未能也惟是一念求友之心若不容於自棄故以千里遠來之情亦若不容於自默其所切切爲順之言者雖非悟後語庶幾同心之助彼此相益之

義也然則吾人將何所求哉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絶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遣累之說亦筌耳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眞醒諸夢將自除又何習染之足累乎所望堅志弗怠益篤其所履而深其所造期於悟而後已使天下將因而益信其所學余亦庶藉此以免於夢說之罪也

別言贈沈思畏

思畏從予遊十七年所其於愼獨研幾等說聞之已

熟雖合離順逆之迹靡常每詢諸相與之友知思畏未嘗一日不在於學此志未嘗一日不相應也前年以御史清戎入閩予贈以傳習錄思畏於戎事之暇開養正書院檄八閩之彥數百人羣而敎之刻傳習諸錄以示之的渢渢乎多所興起又知思畏之能敎也夫敎學相長成巳成物原非兩事與敎作人無非達吾一體之實學誨人倦時卽是學有厭處世人視此爲迂闊事不知所以爲學故不知所以爲敎卽其學亦孤幾日以昧獨日以肆而務不可成思畏所學所敎能不易乎世可以爲難矣今玆轉官湖南行有

日矣適予赴會宛陵與之寢處十餘日見思畏之學
益有所進思畏自謂於慎獨研幾之旨聞說雖熟而
直下承當尚有所未能予進之以極深之說使之自
悟思畏自謂平時此幾未嘗不明纔遇感觸未免為
氣所動往往過而後覺雖覺亦未能即化未知所以
悟也復以求證於予予謂千古惟在歸一極深云者
即其幾而深之非研幾之前復有此段作用也吾人
感物易於動氣只是幾淺幾微故幽微者深之謂也
惟其幾深故沈而先物自不為其所動而其要存乎
一念獨知之地若研幾之前復有此段作用即為世

儒靜而後動之學二而離矣顏子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以其早覺也纔動卽覺纔覺卽化故曰顏氏其庶幾乎思畏果能直下承當不作知解抹過從心悟入從身發揮其於成天下之務何有九江兵憲陳子黄守商予同志也思畏與之同事知其必相成無疑也予與念菴荆川宿有武當之約儻過蘄黄當聞弦歌之聲以觀作人之功而益以驗子之所學子行矣

## 魯江草堂别言

魯江兄自嘉靖丙戌聞學已來深信良知靈明變化爲千聖傳心正法時時只從人情事變上理會三十

年來未嘗轉念遇有意欲未化只在一念上照察煅煉銷融以求復此靈明之體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見解上借入頭可謂卓然獨立不懼者矣余自丙戌都門與兄相别始得留都一晤至今十七八年復得聚首於賓山草堂回思燕山讌笑周旋時宛如昨夢是時相與聚處者十餘人所注念而相信者惟余與洛村二仁兄每提單刀直入話頭見示勇擔力荷現於眉目余與洛村之言頗直遂斬截無委曲相宜乎兄之相信而無逆也兹與兄三宿聚處益見兄所學之邃所信之篤葢從人情事變磨

煉日久所悟益深較之曩時張眉豎目景象更覺平實獨惟不肖悠悠墮廢業不加修而過日增辜負相知爲可愧耳兄復謂余曰先輩謂此學須如龍養珠不作二念吾人見在優游快樂無有牽挂於此似打合不來又謂余幼年忘機快活光景今雖極力理會終落塗轍豈生熟老少有二學乎余以此益信兄之所學之進也夫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亦只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斂翕聚以求超脫只此便是養珠之法吾儒與二氏所學不同千里毫釐其辨在此吾人欲求快樂而不免於塗轍之累

不能如幼時之脫灑者以機心尚在不能盡忘也嬰兒應物曾有知識否曾有計算否此可以默識矣夫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蓋良知卽道卽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命終不爲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灑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煆煉超脫卽爲養之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學夫養深則化自顯機忘則樂自生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此知便是工夫良知之外更無致

法致良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爲良知之障於此銷融得盡不作方便愈煆煉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雖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此千聖之絶學不肖與兄所當終身保任者也

胡栗里別言

洪都栗里胡子篤信師門良知之旨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宗一毫不爲玄見異論所汩頃訪予金波園中臨别復以至誠經綸之說請正經綸者良知之變化立本者原其良知之體知化則良知與天地同流變

化之自然也良知即天原無限量纔爲私欲障礙便失了天之本體良知即淵原無窮盡纔爲私欲壅塞便失了淵之本體吾人之學只時時致良知不爲私欲所蔽則光明自顯本體自復便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爲無所倚之實學可謂超悟矣雖然古人之言皆爲未悟者設悟則忘言矣若執此爲究竟纔說勝私寡欲便以爲落堦級即非古人立法之意矣故曰上乘兼修中下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方始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謂徹上徹下之道乃翁南湖君予之老友也二十年前率栗里及兄似山二子

來謁以北面之禮相加予不敢當自今思之殊覺辜負予歸持此與父兄證之共成家學亦錫類之情也

## 趙望雲別言

麻城趙子望雲素有志於學萬曆甲戌冬攜其子伯玆走數千里訪予山中盤桓閱歲虛心求益意甚款款望雲常夢見陽明先師自述平生願學之志且述昔人問象山如何是異端象山告以且理會同的一端先師韙之乃以手指其臍下笑曰縣中要沒一張紙是時夢中若有所悟他日復夢見先師告以學問之道示以有無相生之機兩度神交亦奇已哉望雲

嘗辨良知與聞見之知良知如燈之明聞見如燈光之照光非從外而襲也此便是理會同的脈路其指縣中要没一張紙以爲禪家公案非也此是眞實不誑語猶云不犯於有司勉以無過犯之意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終身無過犯便是終身坦蕩好男子一點靈光照徹萬古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其云有無相生未發非無已發非有本體工夫合一無間亦爲善悟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是千聖入道之靈樞良知原是未發之中原是發而中節之和無先後内外渾然一體者也良知之前求未發卽是沈

空之學良知之外求巳發卽是依識之學世之學者謂良知只說得巳發是未悟良知者也先師所謂良知是萬死一生中體究出來多少積累在若謂良知無工夫是未悟致知者也良知是先天致良知是後天奉天時之指訣世人看得良知太易又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聞見以助發之是疑目之不足以盡天下之色耳之不足以盡天下之聲必假青黃淸濁以爲之准聰明之用反爲所蔽其不至於聾瞶者幾希此同異毫釐之辨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

望雲與諸友會宿山房臨別望雲乞予一言以示規

勉子謂望雲於此不爲無見但微少含蓄張眉舞手玩弄光景尚有未得謂得意思在因諸友扣請爲發龍潛蒙養之義未知望雲能深體否覿面相呈弗作夢語可也歸以此言質諸楚侗少魯柳塘伯仲諸君子夢耶醒耶同耶異耶有進我者不惜傳諭固交修之願也

曾舜徵別言

楚衡友人舜徵曾子鳳洲君楚棘闈所取名士也北還訪予臥龍山房扣所聞心性之學因出鳳洲君所書震旦潮音卷求印證予得展而讀之君聰明絕世

博學多聞讀書垂五車著述餘千萬言與弟麟洲君以文學冠於時髦世稱爲七才子君之志蓋有所屬不欲專以文學名也君藝苑巵言古今辭人皆有評隲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何不爲盛德事而方人若端木哉君愧不能答弘正間京師倡爲詞章之學李何擅其宗陽明先師結爲詩社更相倡和風動一時鍊意繪辭寖登述作之壇幾入其髓既而翻然悔之以有限之精神弊於無益之空談何異隋珠彈雀其昧於輕重亦甚矣縱欲立言爲不朽之業等而上之更當有自立處大

丈夫出世一番豈應泯泯若是而已乎社中人相與惰之陽明子業幾有成中道而棄去可謂志之無恒也先師聞而笑曰諸君自以爲有志矣使學如韓柳不過爲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爲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當與共事圖爲第一等德業譬諸日月終古常見而景象常新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傷人門戶比量揣擬皆小技也善易者不論易詩到無言始爲詩之至君之詩曰平生所讀盡千卷著述亦餘千萬言臨期一字用不着咨嗟咄唶空茫然是殆有意

於友人之規君之所愧卽先師之所悔可謂能辨其志矣又云舉眼便非干已事到頭須認自家身幬能赤手金鰲頂空盡乾坤大六塵此尤良工苦心也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謂之詩象三昧此可以徵學君果有得於此不從精魂播弄於學思過半矣舜徵叩君讀何書何所結撰君以所證悟語之快然以爲會心至訣夫舜徵於君其初本以文業相知及其有會於心相知遂爲道誼是雖君之善教有以啓之亦舜徵之善學有以承之其志可謂相應矣君於文已忘工拙日甚而文益工復以此訣授舜徵所期更遠深

山之寶得於無心區區一第特有道者之餘事固不可以得失爲輕重也麟洲君以爲大道原無聖賢火宅蓮花轉眼便是相期之意同於長君皆眞諦也可謂不負遠來之情矣

## 遺徐紫崖語略

紫崖子從予遊二十年思穆而遠才雅而肆有志於聖學而亦有方外養生之好世味淡如也往年以祿養乞就欽之學博時予赴會新安乃偕同志百數十人浹旬相從周旋於紫陽白嶽之間商訂舊學以證新功意敦如也紫崖因叩聖學與養生家同異之旨

予曰聖人之學務在理會性情性者心之生理情則其所乗以生之機命之屬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性情之則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立本以達其幾中和所由以出焉者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中和一道也虞庭謂之道心之微孔門謂之寂此聖學之宗也養生者宗老氏老氏之言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自今觀之觀妙即所謂微所謂寂徼即所謂人心感通之機性命之說也微而顯寂而感無而有言若人殊要皆未有出於性情之外者也自聖

學不明世之學養生者始流於異術不復知有未發之求甚至譸張謬誕以戕其生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是非養生者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紫崖子修息有年兹復入中書省其交於上下日廣所謂遊於方之内者非耶世味易親道意易疎予懼志之或有所分也因國用訪之便漫書以致交修紫崖果能不畫初志得其所謂徼與寂之旨以自反於性情之間則雖日遊於方之内聖學將有賴而異術不足以惑之矣

萬履菴漫語

吾丈天性敦懿少世情機械之心與人交出於由衷令人自不忍忘但微窺日履終覺愛身之意多看得朋友聚散亦如萍梗舍身出頭擔荷世界終若有所未盡不肖冒暑出遊豈徒發興了當人事亦頗見得一體痛痒相關欲人人共證此事八十衰儂前頭光景已逼於世間有何放不下但愛人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已予亦不知其何心也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纔有起時便爲鬼神覷破便是修行無力非退藏密機不肖於此頗見有用力處亦見有得力處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

起時時覿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譏逆順不入於心所以終日交承雖冗而不覺勞終日論說雖費而不覺擾直心以動自見天則迹雖混於世塵心若超於太古知吾丈信我之至聊露其端倪中間機竅尚有欲面質處但去住匆匆執事未曾詢及區區亦無從說及此吾人老年隨身受用勾當不可須臾離者若此念未得徹底穩貼雖終日靜攝自愛未免影響含糊須借外境消遣非拈弄筆墨則理會言冊非昏倦則遊散只是挨排過時光欲求凝然灑然針針見血不可得也因丈同心之愛發此狂言聊致贈

處之益念之念之

别曾見臺漫語摘略

見臺曾子質粹思澄服膺家庭之訓自幼有志聖學傑然以千古經綸爲已任深信陽明先師良知之旨虛明寂感爲千聖直截深源以爲舍此更無從入之路質粹則專思澄則精家學則服習久精專且久而又知所從入其進於道也孰禦起家進士歷吏曹陟奉常已已夏請假南還先期折簡寓先師嗣子龍陽約會武林予辱尊翁苺臺先生素愛又聞頗邃於學情不容已乃冒暑西渡趨會晨夕聚處聯床證悟凡

平生所得與其所疑而欲言者盡以相質念其意懇氣肅通家執禮甚謙非徒貌飾爾也余亦忘其謭菲盡以相證交修之益相觀之善庶幾兩得之見臺屬意師門無不用情乃者龔封之議事屬驗封與有力焉謂會城未有專祠請於當塗有道諸君議爲卜建用副　聖朝褒錫之意慰往來同志瞻禮之懷尤爲同心義舉臨行授簡徵言爲别聊述請證一二漫書貽之固蘭臭耿耿之懷也

見臺舉念菴子收攝保聚之説以爲孩提愛敬乃一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繼之而後爲全體孩提之

知譬諸昭昭之天達之天下之知譬諸廣大之天收攝保聚所以達之也予謂昭昭之天卽廣大之天容隙所見則以爲昭昭寥廓所見則以爲廣大是見有所牿非天有小大也齊王觳觫堂下之牛特一念之昭昭耳孟子許其可以保民而王此豈有所積累而然哉充而至於保民亦惟不失此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惟在不失之而已非能有加毫末也但以爲近來講學之弊看得良知太淺說得致良知工夫太易良知萬古不息吾特順之而已其有所存照有所修持皆病其爲未

悟良知本體然則聖人之兢兢業業終身若以爲難者果何謂耶予嘗爲之解曰易者言乎其體也難者言乎其功也知易而不知難無以徵學知難而不知易無以入聖非難非易法天之行師門學脈也

見臺問良知虛寂之義予謂虛寂者心之本體良知知是知非原只無是無非無非卽虛寂之謂也卽明而虛存焉虛而明也卽感而寂存焉寂而感也卽知是知非而虛寂行乎其間卽體卽用無知而無不知合內外之道也若曰本於虛寂而後有知是知非本體之流行終成二見二則息矣

見臺問寤寐子謂寤以形接寐而神交寤寐者凝啓之兆造化闔闢之機也凝如水冰之凝啓如蟄蟲之啓時至消息自然人力不得而與故闔爲入機形疲之寐非自然也闢爲出機神馳之寤非自然也知寤寐之道則晝夜通而生死一矣知晝夜知生死者良知也良知卽神良知卽易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槁矣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罔之間而已

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見臺問良知知識之辨予嘗謂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爲多學之助知從陽發識由陰起知無方所識有區域陽爲明陰爲濁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陰陽消長之機也子貢之億中因於識顏子之默識根於良回賜之所由分也苟能察於根因之故轉識成知識即良知之用嗜欲莫非天機陰陽合德矣

吾黨致知之學疎而未密襍而未純未能光顯於世雖是悟得良知未徹亦是格物工夫未有歸着未免入於支離物者意之用感之俔也知者意之體寂之照也意則其有無之間寂感所乘之機也自一日論之動靜閒忙食息視聽歌咏揖遜無非是物自一生論之出處逆順語默進退無非是物是從無聲無臭凝聚應感之實事合內外之道也而其機惟在察諸一念之微察之也者良知也格物正所以爲致也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爲庸德庸言一切應感惟在察諸一念之微一毫不從外面帮補

湊泊其用功不得不密其存主不得不純可謂至博而至約也巳千鈞之鼎非烏獲不能勝見臺吾黨之烏獲也從心悟入從身發明使此學廓然光顯於世吾非見臺之望而誰望哉

留別霓川漫語

予與尊君石雲子數十年同心之交此時霓川尚在髫㓜所知者交往之迹相與微言密義未之或知也霓川離席曰啓原生晚未有所聞願舉似涯略庶知所承耳予唯唯尊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每舉相似若無逆於心然多從知解悉領性情尚覺浮散未有

所得一日舉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相證且孔氏云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所不違者何事所謂是者何物必有所指可自思得之君憬然若有省始從事靜坐精神漸覺斂翕久之恍然悟曰學貴自得有諸已方謂之信向來特依通解悟耳君卽以白沙之學師門同異之旨扣予予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别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象也蓋緣世人精神潑煞向外馳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今日致知宗旨不論

語默動静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眞金爲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常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静坐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爲徹悟此正法眼藏也君從此相信益深行之益篤凡居家酬應居官履歷無一時不在於學無一事不以學爲証雖未忘言而不滯於詮雖未忘境而不泥於静雖未盎然油然全體超脫然而所失者鮮矣時霓川雖髫年然漸露頭角勤學好修孳孳求益日有

所進今已見其有成矣霓川攜嗣子自郊入試予見其文奇之可與進者入以爲過許已而果得舉旋得第今復見其有成矣予與霓川父子三世通家情之相感志之相應彼此同體休戚相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茲霓川從官中回囂然有不復出山之意予亦從史之使益精舊學霓川歸家年餘尚未入城與士友相接若以爲簡靜予竊以爲未然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道義由師友發之虛懷遜志期於得朋共明此學乃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徒閉門息交養成雅重之體作自了漢而已況山林之

過甚於市朝積閒成懶積懶成衰因而墮落者吾見亦多矣不可以不懼也自邠在館中才質雖美亦須使之知學身處順境讀中秘書饗上方饌無煩慮外擾謂之儲養相才自古聖賢天將降以大任皆勞苦困抑中得來故曰生於憂患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若止優游吟弄無動心忍性之益謂之豢養亦會賺悞得人有志者須懷懼心發深省仰承天之所以玉成之意非苟然而已也覔川謂士夫居鄉多營營積聚一身所饗有限若爲子孫計務於積財賢愚皆有害尤非貽謀之善此誠有見之言足以警世造物忌多

取在霓川尤須實體諸身積而能散爲鄉邦作好樣子非徒托諸空言而已也若以道眼觀之凡身外之物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能帶得去皆須全體勘破惟有圓明一竅是生身受命之元縱欲就蓋世功名建格天事業未有不本於圓明一竅而能有成者此便是隨身受用資糧前所謂悟皆取證於此此是斷世緣嗜欲之利刃超生死苦海之法航霓川欲紹承家學佑啓後人從事述作不可不保護愛惜以終大業區區八十餘年老翁晨夕兢兢亦不敢以耄而棄也一體相成不嫌直致幸相與終勉之

## 漫語贈韓天叙分教安成

陽明夫子生平德業著於江右最盛講學之風亦莫盛於江右而尤盛於吉之安成葢因東廓諸君子以身為教人之信從者衆䢼復古書院以待來學每會四方翕然而至者常不下二三百人予每忝其間上下論辨有交修之益焉昔年予赴會所適值東廓示疾予往候問數千里之交半日證果遂成永訣同心感應若有神焉世傳以為奇事今吾契以司訓之官往與諸友相處得朋之慶不可不自愛官以學為職即以講學為盡職舉業其第二也學之不講孔子

以爲憂君子進德修業貴於及時天之所以命我德性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循此謂之率性體此謂之修道不覩不聞者德性之體所謂良知也獨知無有不良戒愼恐懼而謹其獨所以致之也東廓會中常以所得次第示人云自聞教以來始而戒懼於事爲未免修飾支持用力勞而收功寡已而戒懼於念慮未免滅東生西得失者半已而戒懼於心體始覺有用力處亦始覺有得力處蓋事爲者念慮之應迹心則念慮之本也本立則念慮自立而事爲自當此端本澄源之功聖學之則所謂以身爲教者也吾契與諸

友聚處舍此亦無可相講者矣今之學校以舉業爲重朋友中嘗有講學妨廢舉業之疑是大不然夫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故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於道則心明氣淸而藝亦進志於藝則心濁氣昏而道亡藝亦不進此可以觀學矣追憶往年東廓時常赴會讀學少子頴泉自垂髫時未嘗不相隨侍講謹長幼之節供灑掃之役覘其動靜儼如成人不屑屑於章句而大旨大端默若有所契悟偶命題操筆不爲俗套所泥時出新意能發難顯之辭而亦不乖於度兄弟子姪相繼發科第者數輩是第一等萬選靑錢業

舉者之榜樣諸友反而求之當信予言之非妄也

##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予與惟寅相別十年形跡雖疎此志未嘗不相應也今年春暮予赴水西之期得相會於宛陵且相隨爲黃山天都之遊聚處十餘日默契顯證頗盡交修之情惟寅有壁立萬仞之志不撓物誘人皆信之但未免有意氣承當過時與習性一滾出來硬作主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曩時一切應感未免起風作浪近來風浪漸息尚未免動於微波未見有風恬浪靜時總要受用風恬浪靜世界又未免倚傍見解將氣魄

改頭換面默默蓋將過去到底未離氣魄窠臼動蕩精神鼓舞世界得力處在此不能神感神應以盎然出之其受病處亦在此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對神明此是眞實不誑語若從眞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眞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跡尚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尚隔幾重公案其可對神明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審符天度也吾人但患不知病痛惟寅既已知得去此亦非難事但恐別後主張太過正帖泰時不肯認作天然規矩此病又發耳同心之言不妨直致勉之

勉之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界牧伯中淮吳使君一見懽若生平謙抑由衷無所矯飾所謂傾蓋如故者非耶使君天性純毅志於聖學深信良知宗旨一切感應盎然而出以貞教育才爲巳任漸成絃歌之化偶出先師遺墨一卷見示丁亥過釣臺手筆也末紀從行進士王汝中卽予賤字五十年相從之迹恍如昨夢而仙踪渺不可攀矣豈勝感傷言念流光迅邁倐成衰儂業不加修徒負空志猶故吾也豈勝愴悔追

憶嚴陵別時申誨之言有曰我拈出良知兩字是是非非自有天則乃千聖秘藏雖昏蔽之極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可以立躋聖地只緣人看得太易反成玩忽如人不見眼睫毫以其太近也然中間尚有機竅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同遊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也若是非分別太過純白受傷非所以畜德也因使君好學述此以勖成遠志使君勉乎哉

書東廓達師門手書

此吾友東廓丈判廣德時所達先師手筆也丈建復

初書院以貞教事書中所云諸友實用力者正覺難得只是未有天下萬世之志不免爲一身一時利害所搖奪此其儆策之言所當共勉而戒焉者也粤自哲人既萎儀形日踈吾黨諸友各以性之所近爲學雖於師門大旨不敢有違未免倡爲巳見以爲發師門之所未發聽者眩然未能會歸於一是則吾黨之過也惟丈終始篤於尊信服膺良知之旨如護命根不愧於屋漏不離於須臾不忍加一危言以亂其宗世有沿習卽物窮理之說者丈以片言折之萬物皆備於我求理於身未聞求於物也反身而誠聖人之

格物也强恕而行學者之格物也其言約而盡矣玆者中淮使君來主州事修葺原祠發明復初之義章教育才有光前烈予過桐川相欵浹旬與諸生申究復初宗說以助成絃歌之化使君出此卷示予數十年幽明之跡宛在目前因書數言以貽之亦保終之意也

##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嘉靖甲子春比部見羅李子在告南還訪予金波園中得爲湖上浹旬之會往復證悟頗盡交修臨別出卷授予索書緒言用徵贈處予受而藏之因循至今

未有以應也秋仲庫部思默萬子復以差事過武林三宿而別因憶所授之卷欲追述數語托以攜歸欲言之而忘其所以言夫見羅任道之勇好善之篤隱隱在心目間但無從着筆耳思默以見羅多識所畜已大仍持空卷歸之未必非忘言之助也予笑曰有是哉雖然意不可孤今與思默三宿之談其所證悟不減於見羅之時而加密焉尚能指其崖略二君固同心之言也因謾書以畀之見羅必有以復我矣

思默云自陽明夫子提出良知宗說良知不由學慮而得物理不外吾心而求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致良

知之學未免依傍影像在氣魄上起因緣事物上生湊泊畢竟所見者小直須從明明德於天下理會下來充周溥博一體生生之機自不容已此是千聖以來相傳大盤局隨人下手用力方有着落方不入小家相予謂良知原是徹天徹地通貫萬物之靈機明明德於天下只是完復得他本來體段非可以氣魄承當得來學佛者須先發弘誓願佛法無邊誓願學衆生無邊誓願度不落聲聞權乘小法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吾人最初發心誓願至合德處只了當得這箇願心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

只是志道熟處昔人謂寧學聖人而未至恥以一善而成名此便是孔氏家傳

思默云孟子提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機竅發明良知之旨最爲親切自是無中生有不着些子安排不從良知上生解不從親長上起念體玩他無不知氣象何等直截眞所謂火燃泉達不由學慮而得也予謂愛親敬長乃是眞機迸透出來火燃泉達更無些子商量擬議直至保四海亦只是眞機充達到盡處更無些子補湊也

思默云同志中有疑愛親敬長卽是已發知愛知敬

以前須有個寂然不動之體方是未發之中時時感應念念歸寂方是觀未發以前氣象此意何如予謂良知是聖門斬關立命話頭老師只與揭出示人乃是聖學之的所謂未發之中也良知無不知而無知神感神應即此是寂若此知之前別有未發便是守寂泥空此知之外別有已發便是緣情逐境皆是落兩邊見解非中道也

思默曰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予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

不思便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爲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爲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

思默云思慮未起之說平居猶可取證至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乃至狂奔盡氣運謀設法救拯

他分明是起了安得謂之未起予謂此等處正好默識若不轉念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卽爲轉念方是起了洪範思曰睿睿作聖思曰睿者正是良知明白簡易之思入聖之脈路纔有轉念便覺煩難紛擾便不是睿便不能作聖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

思默云堯夫之學闔闢造化得其環中振古之豪雄也明道乃云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其與聖學不同處何所指也予謂堯夫與聖人之學所入便已不

同聖人之學無盡堯夫便覺有盡聖學主於見性以無欲爲靜性無盡故學亦無盡堯舜雖至厯數倦勤之時猶以人心道心危微爲戒精一之功兢兢業業未曾止息堯夫自從靜境入悟五十求友於天以爲無滓可去卽此便是有盡處堯夫數學精凡事皆有成算一切付之自然與聖人裁成參贊挽回世界之心較緩些子聖人之心肫肫懇懇與世界常相關時時痛痒切身一體故也悟得一體而後可以議堯夫之學

思默自謂處至親骨肉間要好之心過切未免着了

這分意思責望太過反覺有滯礙處以此知天性本
淡方是本色應用予謂淡是性體凡處至親骨肉之
間輕重緩急自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纔着意處便
是固必之私便是有所便不是真性流行真性流行
始見天則方能盡巳之性盡人物之性
思默云與朋友相處須得其機而入彼此方有受益
不然祇成扞格耳予謂幾是虗處庖丁解牛以無厚
入有間得其虗也幾(尒)動而與之言謂之强聒是以
有厚入無間也不獨朋友處父子君臣之間皆然
思默自叙初年讀書用心專苦凡經書文史句字研

求展卷意味便淺自謂未足了此始學爲靜坐混混默默不着寂不守中不數息一味收攝此心所苦者此念紛飛變幻奔突降伏不下轉轉打疊久之忽覺此心推移不動兩三日內如癡一般念忽停息若有一物胷中隱隱呈露漸發光明自喜此處可是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此處作得主定便是把握虛空覺得光明在內虛空在外以內合外似有區宇四面虛空都是含育這些子一般古所謂以至德凝至道似有印證但時常覺有一點吸精洸滯爲礙兀兀守此絕懶與朋友相接人皆以爲疎亢驕簡近來悟得

這箇意思些子光明須普散在世界上方是明明德於天下方是大盤局始信得一體生生與萬物原是貫徹流通無有間隔故數時來終日喜與朋友聚會相觀相取出頭擔當更無躲閃畏忌人情亦樂與相親但時常應感未免靈氣與欲念一混出來較之孩提直截虛明景象打合不過竊意古人寡欲工夫正在此用時時戒慎恐懼防於未萌制於將萌時時攝念以歸於虛念菴師所謂管虛不管念亦此意也但念與虛未免作對法未能全體光明超脫以此印正兼求請益予謂此是思默靜中一路功課覺念停息

時是初息得世緣煩惱如此用力始可以觀未發氣象此便是欛柄初在手處以內合外攝念歸虛居常一點沈滯猶是識陰區宇未曾斷得無明種子昔人謂之生死本一切欲念從此發若忘得能所二見自無前識即內即外即念即虛當體平鋪一點沈滯化爲光明普照方爲大超脫耳見羅氣魄大隨處務爲建立擔荷世界翕萃善類振刷鼓蕩燁然成風思默用心專每事務要其成研慮深沈不徹不已二君皆江右之良吾道法器也見羅之學似得其大但果於自信未能以虛受人不免尚從氣魄盖過思默之學

似得其精但收攝體會終涉自愛舍身爲衆猶若有芥蔕處二子同心知無彼此顯證默悟交相取益廣大精微共臻遠業師門之幸也

克齋楓潭二翁以身任道家學淵源有自不肖素辱心知期於大道亦有年矣試以予言質之當更有以進我緣此得終所請交修之望也

## 書顧海陽卷

甲子暮春予赴寧國近溪羅侯之會遇海陽顧子於宛陵談及黃山天都溫泉之勝欣然命駕由水西抵太邑遍觀絃歌之化信宿合併意廓如也顧子質粹

氣和有志於學與之語傾耳任目神與偕來可謂虛受之感矣臨别授冊索一言以輔成此志爰述相與問答之語數條録以就正流俗易溺至道難聞古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焉顧予志既有在當不以予言爲迂也

古人之學惟在理會性情性情者心之體用寂感之則也然欲理會性情非可以力制於中而矯飾於外其要存乎一念之微人心本自中和一念者寂感之機也致謹於一念之微則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中和由此而出中則性定和則情順大本立而達道行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收位育之全功聖學之的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為聖人也東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寡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志舉足便有三叉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即所謂質諸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即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為學之端緒也吾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

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覿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眞志然聖人往矣覷看他從何而學人人有箇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人眞工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繆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

孟軻氏舉鄉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見鄉黨自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跡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跡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胷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眞血脈路尚友千古意味超然豈暇區區

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不同如九牛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理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謂釋主空明老主斂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絕恐未足以服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二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尚指爲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旨空明未嘗不普照斂聚未嘗不充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惡六塵並

作而觀其復原未嘗離萬物吾人今日未須屑屑與
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
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究彼
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已不能究
明此事徒欲從知解凑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
恐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葛藤祇
益紛紛耳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
之的範圍三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功夫則不
可得而有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
只在喜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

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脉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愼獨之功故放心無從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過由戒懼愼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眞脉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幷其學脉而疑之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白沙翁靜中養出端倪自是白沙入路亦便是他受用處與聖門動靜合一宗旨微隔一層白沙終身學堯夫明道作堯夫誌云究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此是千古斷案默識當自知之亦非可以言說知解而得也中閣忠信

好修素有志於學連日面證未盡合併之懷臨別出念菴子所書卷索予一言用致交修漫爲書之他日更相期期與君對晤終所請益也

## 書查子警卷

子警於良知之旨大槩已信得及邇者予過水西先期出候晨夕合併相證以爲更覺親切當下有可用力處此是子警深信所在千古聖學只有當下一念此念凝寂圓明便是入聖眞根子時時保守此一念動靜弗離便是緝熈眞脉路更無巧法子警嘗有養生之好予亦嘗傷於虎者最易擔誤人養生家以還

虛爲極則致知之學當下還虛超過三鍊直造元天不屑屑於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予謦謂自今只從一路尋討究證更不踏兩家船予笑曰如此行持猶屬對法豈能歸一得來須信人生宇宙間只有此一隻船更無剩欠乾爲心心屬神所謂性也坤爲身身屬氣所謂命也乾坤爲鼎器心中一點眞陰之精身中一點眞陽之氣謂之坎離藥物藥物往來謂之火候故曰身心兩字是火是藥眞息謂之性根命蔕一切藥材老嫩火候衰旺往來消息皆於眞息中求之密符天度以火鍊藥而成丹以神馭氣而成道非兩

事也若方外之術泥着安排牽合謬戾皆屬後天渣滓名爲養生實則戕生之囮不足學也

## 書翟思道卷

古人之學只是變化氣質然氣質極難變須得本原方不落支持矯飾譬之點鐵成金須有丹頭始能變化古人嘗令學者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是求丹頭訣竅然此氣象非可以意氣強索力求得來須是戒愼恐懼從獨知處默默照察見得平時許多勝心浮氣是巳攻人於人倫感應上許多不盡分處默默銷化弗令些子惡根留藏方是愼獨工夫所謂戒謹恐

懼而中和出焉方是求丹頭眞正脈路氣質方有變化處平時許多不好處都是意氣作用正是學問之障乃欲從此討入路譬之却步而求及前人愈求愈遠秪見其難也已思道頗知用工欲求變化氣質而未得本原未免從意氣上尋窠臼故走筆書此遺之此病同志中亦多有之可出此共相勉惕亦交修之望也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終